

清代學術
名著叢刊

〔唐〕劉知幾 著

〔清〕浦起龍 通釋 王煦華 整理

求放心齋贅筆

篇照一部未了一部者於通釋亦無預
通釋之成在北平本未行之前中間徵事頗多暗合若在
見後增加必不掩其所自容有消埃所及小益高深樂與
天下共見之

史通通釋

史通通釋卷一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南杼秋浦起龍二田釋

長洲方懋福駿公

同里

蔡焯敦復參釋

蔡龍孫初篁

內篇

六家

第一〇合起
結共八章

自古帝王編述文籍外篇謂古今正史篇此二字一作史言之備矣古往

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巨歟豐澤二句首提史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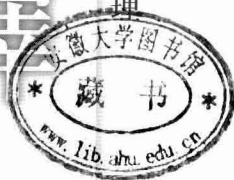
K092.42
L732.02

清代學術
名著叢刊

史通通釋

〔唐〕劉知幾 著

〔清〕浦起龍 通釋
王煦華 整理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K092.42
L732.02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史通通釋/[唐]劉知幾著;[清]浦起龍通釋;王煦華整理. —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9. 12
(清代學術名著叢刊)
ISBN 978-7-5325-5331-0

I. 史… II. ①劉…②浦…③王… III. ①史
學理論—中國—唐代②史通—注釋 IV. K092.4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9)第 049690 號

清代學術名著叢刊

史通通釋

[唐]劉知幾 著 [清]浦起龍 通釋

王煦華 整理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、發行
上海古籍出版社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guji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www.ewen.cc

新华书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50×1168 1/32 印張 25.125 插頁 5 字數 500,000

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1—2,300

ISBN 978-7-5325-5331-0

K·1203 定價:75.00 元

如發生質量問題,請與工廠調換

前言

史通，劉知幾著，寫成於唐中宗景龍四年（公元七一〇年），共二十卷，分內篇、外篇兩部分，各十卷。內篇三十九篇，闡述史書的源流、體例和編撰方法；外篇十三篇，論述史官建置沿革和史書得失。內篇中的體統、紕繆、弛張三篇早已亡佚，流傳下來的只有四十九篇。

劉知幾字子玄，唐朝彭城（今江蘇徐州）人，生於唐高宗龍朔元年（公元六六一年），死於唐玄宗開元九年（公元七二二年）。他二十歲考中進士，任獲嘉縣主簿十九年。後調任定王府倉曹。長安二年（公元七〇二年），他四十二歲，開始擔任史官，先後任著作佐郎、左史、著作郎、秘書少監等史職，撰修國史。史通是他數十年鑽研史學的結晶，也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史學理論著作。

劉知幾以為史家必須兼有「史才」、「史學」、「史識」三長，尤以史識最為重要。他在總結以往史書的基礎上，提出了編寫史書的一些原則。認為一部良好的史書，以實錄直書為貴。記載史事應該「善惡必書」，「不掩惡，不虛美」，不能「飾非文過」，「曲筆誣書」。史事的内容只應記載「事關軍國，理涉興亡」的大事，而不應記載「州閭細事，委巷瑣言」。人物要有選擇，不能「愚智畢載，妍媸靡擇」；並要「區別流品」，給予正確的評價。體例要「詳求厥義」，謹嚴合理，做到名實相符，不能「名實無準」。搜集

史料，不僅要「徵求異說，採摭羣言」，還要細心鑒別，「明其真偽」。敘述史事應以「簡要爲主」，要「文約而事豐」，反對「虛加練飾，輕事雕彩」。記述人物的語言，要用「當世口語」，「從實而書」，不要「怯書今語，勇效昔言」。對符合這些原則的左傳和不爲一般人所重視的兩部史書——宋孝王的關東風俗傳和王劭的齊志，劉知幾屢予表彰，備加贊譽，體現了他不同於流俗的「史識」。在惑經篇中，劉知幾批評春秋這部書「巨細不均，繁省失中」，「真僞莫分，是非相亂」，指出春秋不過是一部「菁華久謝」的陳籍。在疑古篇中，劉知幾批評了尚書和論語，他指出虞書贊美堯「克明俊德」，能識別大才大德，是編造出來的「奇說」；堯、舜禪讓的美談，是捏造出來的「虛語」。總之，他認爲「遠古之書，其妄甚矣」，不能輕信。

注釋史通的專著有明朝李維楨的史通評釋、王維儉的史通訓詁和清朝黃叔琳的史通訓詁補等。浦起龍的史通通釋較爲晚出，所以有機會吸取了先前的校釋成果。

浦起龍字二田，清朝江蘇無錫人，生於康熙十八年（公元一六七九年），死於乾隆二十七年（公元一七六二年），雍正八年（公元一七三〇年）進士，曾官雲南昆明五華書院山長和江蘇蘇州紫陽書院教授。史通通釋完成於他的晚年。此書於清乾隆十七年（公元一七五二年）刊印後，浦起龍曾多次修改。因此後來印本的文字跟初印本有所不同。清乾隆求放心齋的初刊本，我們就見到三個印本。現在校點出版的史通通釋是根據初刊本的最後一個印本排印的。總的說來，後印本的文字勝過初印本，但後印本有數處由於增加注釋而刪節，文義反不及初印本明白清楚，我們已在校勘記中加以說明。引書上的錯誤也於查對原書後加以改正。史通通釋以後，後人續有補苴，爲了便於讀者檢閱參考，書末附錄了

陳漢章的史通補釋、楊明照的史通通釋補和羅常培的史通增釋序。

史通通釋點校本於一九七八年四月出版後，友人寄來彭仲鐸史通增釋油印本，由先妻朱一冰錄存，並作了初步校點，留待重印時附入，現在我又覆核了一遍，作了一些改正。後來，我寫了一篇浦起龍的生平及其著述，載於一九九〇年巴蜀書社出版的紀念顧頡剛學術論文集。初版至今已三十年了，現在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刊此書，也是一個很好的紀念。點校本的出版原是幫助研究者搜集材料的基礎工作，因此把二者附在後面，以便讀者參閱。

王煦華 二〇〇八年九月十七日

序

乾隆十有三年戊辰，三山僧父年七十，客將以其生之日爲言以壽。僧父謝曰：「壽孰如史？壽人以言，孰如壽言於史？」先是己未，代匱蘇郡校，坐春風亭，抽架上書，得史通，循覽粗過，旋舍去。乙丑歸老，諸知舊來起居，僧父方手哀亂帙，咸笑以謂書生習氣，老殍故紙猶昔耶？僧父唯唯。

則有蔡子敦復質所校字西江郭孔延評本，驟對如略識面，已益創通大致云。僧父曰：稽古之途二，經學、史學備矣。「六經」之名始見莊、列書。「史」名尤古，見於書、論語。自漢止立經博士，而史不置師，向、歆七略不著類。至唐千年，人爲體例，論罕適歸，而史之失哢。彭城劉子玄知幾氏作，奮筆爲書，原原委委。俾涉學家分塋參觀，得所爲通行之宗，改廢之部，館撰、山傳之殊制，記今、修往之殊時，與夫合分、全偏、連斷之宜，良穢、簡蕪、核直、夸浮之辨，觀若畫井疆，陳綿絕，豈非一大快歟！矧夫衡史匹經，比肩馬、鄭，而非蟲篆雕刻之纖纖者歟！顧其書矜體慎名，斥飾崇質，迹創而孤，其設防或褊以苛。甚者俛辭巖古以召鬧，臆評興而衷質蔽，莫能直也。郭本其尤已。

進問春風亭本。曰：是出大梁王損仲，糞除諸評，世稱佳本。然其蔽善匿，蒙焉何豁，訛焉何正，脫焉何貫，未見其能別徹也。且劉氏世職史，而文沿齊、梁，距今又千年，所進退羣冊，已太半亡闕；所建立標指，又苦駢枝長語，迷瞀主客。此其可以履豨故智塞事乎？吾嗤夫弋名治古，而宿習之據於中者四焉：剽也，膠也，漫與也，冥行也。躡亡闕之蹤，導駢枝之竅，而逆之以中據之封畛，以求無蔽，其與幾何？

僧父曰：不空已於所入者，不洞彼於所出，亦適乎通者之衡而已。用是疏而匯之。一言之安，一事之會，周顧而旁質，豐取而矜擇。迎之以隙開，俟之以懸遇，持之以不止。濡首送日，以勸吾神而忘吾年。會年六十九，丁卯之歲除，脫然不自知其稿之集。明年，重自刊補。有以北平新本至者，互正又如千條。盡九月，寫再周，命曰史通通釋，無負彼名云爾。蓋七十叟之生，十月三日也，私喜簡再輟而期再會也。性不飲，至是舉觴焉，起而爲壽，祝曰：老子論交古制作，前乎誰疇後誰酢。書成生日對深酌，侑我靈龜謝紛若。于胥樂兮！

南杼秋浦起龍二田氏略事概弁其端。三山僧父者，晚自謂也。歲十月初吉。

序例具之再及期，知友督梓踵至。又再逾期，不自意刻竟成。自戊辰盡壬申，爲歲五通。乙丑事始，凡歷幹枝之次者八，而稿兩脫，後易者又三。既入木，復條刊者卅有奇。昔李江都注選，至五乃定，今益過是焉。蓋其顛固蹇拙之如此，亦將彌其所謂釋事忘義之憾，而務相與爲之盡也。

是役也，王子五福、廷範、蔡子敦復焯實共啓之；而網搜傭鈔，敦復力最勤。未卒事，病亡。每一

展卷，不勝曝書見竹之感。嗣是其從子初篁龍孫，許子修來卓然，方子駿公懋福，張子蔭嘉玉穀，朱子葆林庭筠，施子龍文鼎，鄧子濟美凱，劉子體正元典，華子居敬南枝，蔡子體乾煌，新篁麟孫，倪子時行龍鏡，內侄黃子大山巖，族子啓東燭暉，錦文廷炫，洲士思學，遜躬志學，皆洽學嗜古，先後起予。而予諸外內羣從與參校者，名亦分見卷端*。年運而往，老不厭事，毋足已，毋隱勞，徵同好云。

乾隆十有七年陽生之月，山僧又識。

* 參校者姓名，這次排印時略去。

別本序三首

張賡父先生再刻陸太史校定劉子玄史通於豫章竣，寄家君黔中〔一〕。張先生手校爲增七百三十餘字，去六十餘字，而曲筆、因習二篇，增補缺略，已成全書。家君讀而喜，以新刻寄延曰：「張先生爲觀察，而手不釋書，猶諸生也。爾曹爲諸生，乃不諸生也。間取蜀本、吳本再校之〔二〕。刻中如『干寶』之『于』、『揚雄』之『楊』、『邢劭』之『邵』、『常璩』之『據』、『苻堅』之『符』，當是寫誤，可發舊本，細爲校定。」

延循環校閱〔三〕，再加芟正。篇中史官姓名，如左氏、遷、固古今共推者，可以無釋；自孔衍、荀悅以下，俱爲著其爵里。間以己意爲之評論，雖未必合作者之意，祇承嚴命，終陸、張二先生功耳。

約而言之，考究精覈，義例嚴整，文字簡古，議論慨慷，史通之長也；薄堯、禹而貸操、丕，惑春秋而信汲冢，訶馬遷而沒其長，愛王劭而忘其佞，高自標榜，前無賢哲，史通之短也。然則徐堅所云「當置座右」者，以義例言，良非虛譽；而宋祁所云「工訶古人」者，以誇詡言，亦非誣善矣〔四〕。

西江郭延年序。

余既注文心雕龍畢，因念黃太史有云：「論文則文心雕龍，評史則史通〔五〕，二書不可不觀，實有益

於後學。」復欲取史通注之。中牟張林宗年兄以江右郭氏史通評釋相示，讀之，與余意多不合，乃以向注文心雕龍之例注焉。^(六)歷八月訖功。然此二書訛處甚多。嗣從信陽王思延得華亭張玄超本，其文心不能加他本，史通本大善，有數處極快人者，故此書之校視文心爲愈。^(七)

往見李濟翁資暇錄，云李善注文選，有初注、再注以至四、五注者。^(八)蘇子由注老子，亦自言晚年於舊注多所改定。今余此書，曷敢以爲盡是，聊以備遺忘，爲他日削稿之資耳。

河南王惟儉序。

書以通名，如白虎通、風俗通之類，義同箋故。漢封司馬遷後爲史通子，「史通」之稱見焉。劉知幾博論前史，摭掇利病，作史通內、外篇，蓋兼取兩義云。馬貴與經籍考從文史類中摘出論史者爲史評，首列是書。

本傳謂知幾幼時受古文尚書，業不進，聽講春秋左氏，則心開。異哉！同一學問之事，而胎性中各有著根處，不自知其所以然。後來領國史三十年，卒以史學垂名，豈所謂性也有命焉者耶！

觀其議論，如老吏斷獄，難更平反；如夷人嗅金，暗識高下；如神鑿眼，照垣一方，洞見五藏癥結。間有過執已見，以裁量往古，泥定體而少變通，如謂尚書爲例不純，史論淡薄無味之類。然其薈萃搜擇，鈎鈇排擊，上下數千年，貫穿數萬卷，心細而眼明，舌長而筆辣，雖馬班亦有不能自解免者，何況其餘。書在文史類中，允與劉彥和之雕龍相匹，徐堅謂史氏宜置座右，信也。

綜練淵博，其中瑣詞僻事，非注不顯，注家王損仲本爲善。林居多暇，竊爲刪繁補遺，重梓行世，使當時自比揚雄擬易，以爲必覆瓿者，千餘年後復紙貴於蘭臺、石室間，亦嗜古之士所欣慰也。

北平黃叔琳序^{〔九〕}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 寄家君黔中「黔」初印本原作「黔」，據史通評釋原序及後印本改。

〔二〕 間取蜀本吳本再校之。史通評釋原序無間取二字，作予甚有意，黔中^{〔一〕}籍，予家史通蜀本，吳本再校之。

〔三〕 延循環校閱。史通評釋原序「延」下有「自長安歸」四字。

〔四〕 亦非誣善矣。史通評釋原序此下有「延又因之有感焉，子玄自敘：『史通方諸太玄，太玄數百年後爲張衡、陸績所重，第史通後來張、陸則未之知。不謂今千年後，首刻於陸太史，再刻於張觀察，爲子玄之平子、公紀也。二姓俱同，事豈偶然，亦可謂子玄忠臣矣』」八十四字。

〔五〕 評史則史通。史通訓詁原序「評史」作「評文」。

〔六〕 乃以向注文心雕龍之例注焉。史通訓詁原序「文心」下無「雕龍」二字。

〔七〕 故此書之校視文心爲愈。「此」字據史通訓詁原序補。

〔八〕 有初注再注以至四五注者。「四」字據史通訓詁原序補。

〔九〕 北平黃叔琳序。史通訓詁補原序作「乾隆十有二年丁卯仲春既望，北平黃叔琳崑圖氏序」。

史通通釋舉例

門人古梅里聚蔡焯敦復氏學

二科十別

書不必醇乎醇，書惟其至於至，居巢劉氏之史通是也。注書戒自我作故，注書欲推心置腹，山僧先生之通釋是也。凡注之用二，辨之通與不通而已。是書行本相高，厭心蓋寡，每於通處，薦以荆榛而趣乖，於不可通處，過如炙轂而疵積，敝也久矣。先生曰：「趣乖者法宜訓正，疵積者道在刊訛。」例總二科，科各有別，列如左方。

訓正者，兼舉其義與辭而是正之也。義從文生，辭由古出。俗學之弊，大抵二端：憑臆自用者，揣義而不徵辭，弊且流爲束書不觀，是謂蔑古；炫博貪奇者，役辭而不問義，弊又滋乎靈臺日汨，是謂褻天。茲用疏義以會辭，考辭以赴義，則訓之爲也。訓正之科，其別六。

一曰釋篇者，節之積也，節清而篇乃定焉。歷翻評本，觀乎外篇條別，胸欠主張；驗其通體支離，篇乖步伐者矣。故爲之釋以清之。釋之爲用，析節而疏其義。是賓是主，是影是神，前後相銜，中間交灌，茲爲從事之所先，即其命名之所自。間有省去不用，唯於短說爲然。自昔漢、唐經疏通

例，墨闌標眼，於「釋」字仿用之*。

二曰按 按亦釋也，標仍墨闌，體同跋尾。既釋以辨之，復按以會之，指趣所鍾，歸宿有地矣。況史通之爲書也，羣史牢籠，全書吐納，畛塗遼闊，節目棼繁，則必以見遠之明者察焉，則將有無礙之辯者通焉。此段識解於何置頓，亦惟篇按職此淹該。是知按之所屆，尤爲駟牡之廣衢，非等隻雞之近局也。又其例比釋加遍，釋有從省，按無缺施。惟下帙四、五處有以一按攝三條、二條者。

三曰證釋 謂取證古書，用釋今義也。語云：求之物本，必於其始；取其所通，必於所宅。故凡有徵引，事必事祖，辭必辭根。而其所標識，則又書皆舉名，篇皆舉目。如左傳則某公某年，漢書則某紀某傳之類。蓋採錄多從節縮，而原文可任搜核也。他若舊注已得者，明書何本；或無書可質者，直注未詳。不攘不欺，與世共見。

四曰證按 凡前件證釋，多有就證加按者，痛刮不根之病及漫與之習也。如尚書注有王肅，其人也，本係三國王朗之子，舊援後魏同名之人。如左傳家缺徐賈一注也，位在干、蕭二史之間，檢出徐廣字形之誤。更有全證皆屬設辯者，如書志篇之「東觀曰記」，採撰篇之「沈炯罵書」，一失之俗傳，一失之原本，則一當革其繆，一當繩其愆。凡此諸流，皆須顯說也。證釋之條千有二百，加按之處五百有奇，任舉陳言，都成說部。

* 原加墨闌的「釋」和「按」字，這次排印時改爲黑體字。

五曰夾釋 釋非節界，夾入行間，是夾釋也。凡涉晦澀之義，用一兩言達之，或遇疑似之辭，用直截語指之，皆是也。有此可以便觀書者之索解，可以杜好辯者之歧猜。

六曰雜按 雜按之施，施於原注。原注者，劉自注也。或刊失其初，須爲揣定；或置非其所，合與推移。且有注混文、文混注者，於史官篇「詔曰修撰」、暗惑篇「曹公多詐」見之。并有注非注、文非文者，於史官篇「自歷行事」、雜說篇「蘇代所言」見之。相厥攸居，還渠定判，此雜按之所由設也。不繫諸正書，故稱雜焉。

刊訛者，訛非一端而已，或流傳，或竄易，或原本差池。所致之塗既雜，於是有繆出，有倒施，有脫遺，羨衍，所叢之類繁興，刺眼而葉落連翩，膠牙而泉流瀟咽。文傳侮食，怪曲水序之猶疏；日思誤書，嘆小屋人之不作。夷考諸家，刊得者十一，待刊者十九焉。刊訛之科，其別四。

一曰字之失 是書之失在字者，蓋亦多矣。「烏孤」而轉「烏孫」，「文丁」而轉「文王」，「處道」而轉「承祚」，「涉漢」而轉「沙漠」，失則繆；「文省」而曰「省文」，「朔方」而曰「方朔」，「武宣」而曰「宣武」，「昌平」而曰「平昌」，失則倒；「昭後略」漏「昭」字，「言學者」漏「言」字，「楚、漢列國」漏「國」字，「微子篇序」漏「序」字，失則脫；「名班祚土」，「班」下衍「爵」字，「以其類逆」，「逆」下衍「者」字，「虛美相酬」，「馬遷乘傳」，「美」下「傳」下並衍「以」字，失則羨。繆、倒、脫、羨，凡有四端，故概曰失也。總二百二十有奇者，刊之數也。其刊去者仍注見之，不沒舊本，冀覽之者辨之也。且作聰明，改頭面，得罪古人，莫此爲甚。本所深惡，而豈蹈之。下三條皆仿此。

二曰句之違 違亦概詞也。句之違亦四端，凡二十處，而點煩之誤在除加丹粉間者不與焉。稍舉似之：以句繆言，則有若去萬留千、錄遠略近、憎事類而反篇情者；以句倒言，則有若藉權濟物、居京兆府、乖文義而沒語趣者；以句脫言，則有若述南齊之史、結申左之科、缺一全片而遺忘半面者；以句羨言，則有若屢革裏之條、嗤沈約之段、衍至不可讀而反棄佳本者。凡此又非一兩字之間，審聲形之比。靜繹全文，廣參羣籍，甚至浹時稽序，而後其真始出。持此耗磨晚節，俟之甘苦中人。

三曰節之淆 節之淆者，內篇少，外篇多，通幅、分條之殊其體故也。其在內篇，六家之總首既載，則總尾亦宜載。書志後論不應以「或問」截，編次終篇不應以「尋夫」截。其在外篇，離合斷連，歧迂交失者，史官篇三，正史篇三，惑經篇一，雜說上中下篇十有五。技經肯綮，每至族而難爲；官止神行，唯彼節之有間，今皆駭然矣。至若點煩摘史，隔鈔而合片，當以方空格界之。又若卷末忤時一牘，而兩端可以序跋例離之。斯皆隨方制宜，非欲矜己立異。

四曰簡之錯 篇節字句，並有錯簡。篇之錯，卷九內之敘傳者是；節之錯，曲筆中之「夫史」十行者是；字句之錯，雜說下之「李陵書」者是。篇不得而移，節句可得而準也。或遂刊定，或爲證明，具著卷中。

凡所盡心，略如前款。間嘗總諸科別而權之，理不言而同然，唯去非以趨於是；言愜心者貴當，必無憾然後即安。是書也，謂劉氏史通可，謂浦氏家言亦可。己巳孟陬，親賢堂。

編次總目附

史通通釋序

別本史通序三首

史通通釋舉例科別

史通通釋舉要

劉氏原序

正書目錄

史通內篇通釋十卷

史通外篇通釋十卷

附錄新唐書劉知幾本傳增注

書本傳後